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庚申

六月奴酋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韓撫順關

萬騎由東州堡入溪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

防瀋陽却之○發帑金二十萬關陝永保逃兵嚴檄

招撫○時大將李懷信引疾歸周永春聞艱移駐前

屯薦袁應泰巡撫○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

聳言逆奴以微欽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

兵部同心發憤毋爲逆奴所侮○廷弼以軍士勞苦

不堪痛哭之狀乞恩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

萬兩犒之○廷弼奏劉國縉報費之數既與餉司不
同閱臣復命之疏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重複乞
行查筭改正薛鳳翔言國縉兵逃失伍不見引罪之
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主非客之官不受經臣節制
當令速回聽勘從之○保靖土官彭象軋兵至涿州
一夕逃散○周永春告病不允○廷弼以病告休不
許○御史張銓奏國家之禍皆起于民窮財盡履
畝加賦七厘未已而九厘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
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閹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
豈財爲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邊臣

傳言朝鮮私通建酋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能焚
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 詔慰諭之○王在
晉題東人一飽未能三征併急人心渙散亂萌已徵
勢不成則曰奉募充兵勢一成則卽聚衆爲寇觀城
縣被刼倏忽聚散廣緝無踪召兵卽召亂之先聲聚
兵釀聚寇之實禍東省距北直一廛進之則爲北直
應募之兵退之則爲山東思逞之盜矧歲時相迫若
驅之使然故舉 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
省之饑民也。

撫臣不可不軫先憂預爲消弭晉在任而蓮妖不

通事實錄 卷之三
敢發。無幾何時。而山東大亂矣。

七月山東巡撫王在晉題請糴價云。東省派運米豆糴價。腳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年時豐歉無恒豐年。當發銀預糴。以爲凶歲之備。臣疏已明言之矣。今本年海運見存新舊遼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帑。那解濟邊。豈以東省爲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糴。而且發碾積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爲敖倉耶。夫東省自四十三四年游荒逃竄。死亡人類相啞。骨肉相殘。生齒已虛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彼時庫藏罄懸。所以

請及上方賑貸年來搜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畱穀本爲將來借動隨出隨補流轉無窮追憶昔年截漕採荒發銀遠糴顆粒待輸於隔境生活寄命于他方積粟如積金畱壹石之穀卽活三四人以百十城之生靈詎剩存些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啻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遼左之饑臣爲將來之慮且請銀以預糴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輸邊

乎萬一歲穀不登六十萬海運米豆何方糴買。何方
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糴則腳價無窮。且三十八
萬之穀。碾爲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脛而走。以歸益
套乎。抵遼腳價須得十餘萬兩。倉穀非盡貯沿海地
方。多由寫遠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內地。車腳又
須一二萬兩。碾穀運米之費。幾與糴買相當。此銀從
何措辦。東土與危遼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
之儲。全藉倉穀以防緩急。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
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畱濟本地。而東省則兼
可濟遼。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

歲開徵今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厘爲一分六厘。濟青東兗之九厘爲一分八厘。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闔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厘八絲及二厘九毫者，今以原額三厘而加九厘，則三倍矣。二厘而加九厘，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卽忍心以行苛政，使斃民於挺，必無完賦。頃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全甲盡人逃竄，臨岐痛哭，沉子于池，雉經於林，卽有未逃，非退地於賣主而不耕，卽推

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渙官法難施恐啗人之慘
近卽在目前揭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寧所乎
而三韓併受餒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切同仇心厯
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
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買而價值
尚虧其全軍罷監甲整辦從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
池堡壘修飾舉墜而般般勉自支持。居平之用度每
從樽恤任內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
萬分罔措奈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
九厘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窘

荒土以用三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卽經略所急之遼餉也。遼急銀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焉。遼急米乃以泥飯塗羹緩而應之。只恐遼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克腹。誰實誤遼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內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卽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未生于本。子生于母。未有原額二厘三厘而加至九厘者。今欲移于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加。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墾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磧磽确汗邪之地皆一槩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產銀而

民乃代其椎肌剝髓。于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亾之怨鬼。斯民也。即吾耕田給粟之民。卽吾浮海領運之民。民逃民死。而可占運事之。不終矣。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厘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厘之編。則請兩京十三省盡效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辭。而臣亦有辭于二東之百姓。不則混勞逸于不分置耳。苦于無辨。雨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朝廷尚未棄遼。而先棄齊。齊敝而遼不能存。其爲遼計亦左矣。至于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
發別省銀兩克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
遇秋成有穀卽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
總冊開銷其濟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
穀本糴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儻以臣言爲然俯
念東人之苦亟議減編其糴運未收銀數容臣等徑
自截留應解錢糧支應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遼急
爲遼原以爲國題明之後臣不爲專擅計臣當亦
諒臣不得已之心矣○兵部黃嘉善奏報援遼兵數
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通

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來報發者四萬八千

王在晉再請運價云今歲春曠無甍兼之海運括衆甚急民間突不得黔臣備述民艱疏入不報藉有天幸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秋穀已升少補春收之歉間有被災若蒲臺鄒平萊蕪鄒城沂費嶧等州縣臣諭所屬曰歲無全稔惟多方恤民民苟足存軍興孔亟勿以災聞也孰意登萊青三郡春麥無收夏災更甚初已苦旱已復苦霖積雨衝垣破堰平田立變陂塘山水激石流沙窪地頓成谿壑高密紅葉之蝗種雖

藉雨師以殄滅、而沿海尺餘之水電、又因風伯以括傷、甚而烏雲黑颶、震吼地之雷聲、因之白粲黃粳、成盪空之波浪、大樹拔根、曷問遭颶之殘粒、生畜倒斃、何有汜濫之浮苴、民方度海以運軍糈、歸而視其田里、則板蕩矣、廬墓則成沼矣、養生送死之需、一無所憑依矣、如是而民安得不逃、民逃而國賦何從出乎、矧新編又倍昔而爲三也、民逃而海運何從辦乎、矧海運又倍昔而爲六也、括瘠鹵之膏以充餉、而天又靳其所生、驅波濤之民以贍邊、而國又窮其所、有、東作西成之失望、而南箕北斗之空懸、彼天下之

至苦者莫如遼人。然遼人賊來則戰，賊去則休。而東人之牛馬負芻無休息也。遼人暴骨沙場，遊魂有棲止而東人之納命大壑，無棲止也。加編則一例科派，而與海內之樂土同輪。抽括調募買犢，則一律誅求。而比各省之紛紜更甚。六十萬石之糧，不知銀於何出，而欲責無米之炊。六七八年之賦，不度民之不堪。而槩行束濕之令。今日之號咷無告，莫甚于東民所爲如戴天之惟。皇上之垂憐耳。再查青登萊三郡原無漕糧，無可改折。而海運濟遼，又以地鄰壤接義難推諉。惟望皇上暫免災地之新編量減海運。

之糧數至于本省民間積穀原以備荒非爲遼餉而設今沿海旣因海運借動而內地又轉運煩難該部有碾穀三十六萬石抵海運米十八萬石之議奪吾民口中之食救他人眼下之饑竊念遼左自有新編合天下以供遼奈何括荒地之儲益甚窮民之窘臣斷斷不能奉行伏乞分別災傷重輕災重者將新編遼餉暫從停免仍于海運數量行酌減倉穀存畱發賑免碾米濟運其海運錢糧不足令該部速覆臣前疏亟發價值俾運船立刻開洋運至益州交割則臣得藉手以救危遼而不負朝廷之委任矣

海運艱煩人不習海旣無舟楫又乏錢糧所以屢
疏瀆請此屬創行之事紀述宜詳以備東征之查
攷云

七月二十一日酉時

神宗顯皇帝晏駕

皇太子令旨賜經畧熊廷弼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總督文球銀一百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周永春銀六
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按陳王庭銀四十兩紵絲一表
裏鎮守總兵兵備監軍餉司副叅遊都守禦把坐營
援遼等官各賞賚有差○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